

◇尘世写真

空号 [泰州]王大锤

父亲走后,他的手机号码我一直存着,好像他还活着,一直住在我心里。

那个号码,曾是不愿接到的来电。后来,成了我最想拨通的空号。

2003年夏天,我租住在南京414医院对面的一间小屋子里。下午晒透了,晚上返上来余热,不到半夜睡不着。此前,我和父亲大吵一架,离家出走,落脚于此。我以为远走高飞就能挣脱被困难压扁的家。那时,父亲高不成低不就,失业多年,又不肯低头弯腰。母亲跟在建筑队后面打小工,每天挣十二块的工钱。我走得决绝,以为从此两清。

风筝断了线。攥着线头的人,还在原地。后来,父亲告诉我,那段日子他怕极了。没有手机,没有电话,我在他的视线之外,他就是个“瞎子”。电视里播有人在长江大桥跳江的新闻,他背脊就发凉,手心里全是汗——他想到我,想到我倔,不知道我过得好不好,万一想不开,他该怎么办。

后来,我们都有了手机,那根牵挂的线,总算松了些劲。

有一天,我在小屋子里收拾,手机响了。父亲说:“我马上要到南京了。”久别重逢,我倒热情客气起来,炒了两个小菜,买了两瓶四块半的沱牌酒。

父亲坐下,抹了把汗,脱了落满灰的皮鞋,掀起鞋垫,翻出一个手帕小包递给我。小包湿乎乎的,带着酸臭味。

“这是二百四十块。”他说,天热,衣服薄,揣在身上不安全。

我傻愣愣地接过那个小包。父亲说,买了几只地笼网,用鸡肠子打食,捉了不少龙虾,卖了点钱。

“怕你缺钱。”他说,反正家里也没什么事情。

我给父亲斟满酒。两人相视,无话可说,碰了杯,一饮而尽。

“爸,你好酒量。”我带着醉意抱拳。

“客气!客气!”父亲也笑着回抱,手势很认真,像真的有人在看。

那晚,我们喝了很多酒,挤在小床上,抵足而眠。热风从窗外涌进来,我听见他的鼾声,一声一声,很踏实。

第二天早上,他坐车回家。我给他打电话,听筒里传来一声“喂——”苍老,有些吃劲。我瞬间哽咽,一句话也说不出,匆匆挂了。

2007年底,我在南京实在是熬不下去了,回到家乡,找了份勉强糊口的工作。第二年,父亲放下面子,跟随做工程的亲戚去山东邹城,在工地上给十几个工人烧饭。

那时候,我的日子渐有起色,他也跟着开心。几乎每天,他都要给我打个电话,絮絮叨叨,像在口述日记。

“今天爬了护驾山,一口气到顶,轻松得很,几个小伙子半道就回去了。山上开了好多紫色的小花,细细密密的。”

“今天去护驾山旁边的湖里游泳,水凉凉的,摸了两条鱼,又放了。”

“今天去果园里偷摘了几只梨子,差点被人发现,还好跑得快。”

“今天花一块钱坐公交,把邹城逛了个遍,孔孟故里,人厚道哩。”……

那时候,我看到这个号码,嫌烦。年轻,觉得日子是自己的,他的絮叨多余。

几年后,我去邹城“寻父”。

我爬到护驾山顶,紫色小花开得恣意;绕过山旁的湖,水里仿佛跳跃着当年父亲放生的两条鱼;在父亲曾经干的工地附近,好多的居民都记得他——高高瘦瘦,一个挺好的人。

走在邹城的大地上,我处处能嗅到父亲的气息,却不见他的踪影。他说他非常喜欢这里,约我有机会来一起看看。我以为他会在这里等我,可我来了,他没有来。

十多年过去了,父亲的号码依然在我的手机里。有时恍惚,我拨出这个号码,想叫声爸,或者不叫,就听听他的声音。听筒里,传来一句冰冷的提示: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。我握着手机,胸膛里空落落的,像小时候丢了家门的钥匙。

那根牵风筝的线,终于两头都散了。

◇心灵点击

“五一”去了趟北京,我喜欢去博物馆看展览,每到一地必不可少。这不,“李静训和她的时代”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对公众展出,我迫不及待地赶了去。

这是一场为“小孩”办的展览。主人公李静训,字“小孩”,其曾祖父是北周骠骑大将军李贤,外祖父为北周宣帝宇文赟,外祖母杨丽华既是北周皇后,也是隋文帝杨坚的嫡长女。外祖母将李静训捧作掌上明珠,让她在万千宠爱中度过绚丽而短暂的童年,她也被称为“史上最受宠小孩”,她离世时只有小小的九岁。

整个展览琳琅满目,重磅展品之一的“闹娥金钗”,最吸引我。因为我也珍藏着一支跟“小孩”一样的“闹娥金钗”。那是外婆在我八岁那年逛元宵庙会时为我挑的,算不上什么贵重物件,却成了我珍藏至今的宝贝。

母亲一共养育了我们六个兄妹,我前面有五个哥哥,因此母亲和外婆特别宠爱我。犹记那年元宵,老街的庙会张灯结彩,各种小玩意儿摆了一满街。外婆牵着我的手,穿过叫卖声此起彼伏的小摊,在一个捏银饰、做金钗的老匠人跟前停了脚。我趴在木柜上,外婆问我是不是喜欢?我点点头后一眼就看中了那支“闹娥金钗”:细细的银钗镀着一层暖金,钗头是一只振翅的玉娥,翅膀用细碎的蓝红珐琅点了色,尾端坠着一颗小小的珍珠,轻轻一晃,便叮咚作响。老匠人说,这是“闹娥”,元宵赏灯的吉物,讨个岁岁

◇生活空间

五月,在这钱塘江边寻常的街巷里,竟遇着了月季。不是一株两株,是整条街整条街的;不是一枝两枝,是成千上万朵的。它们开在绿化带里,开在围墙边上,开在高架桥的两侧,开得这样蓬勃,这样恣意,仿佛要把整个城市都拥在怀里。

我驻足在一条小街旁。这里的月季是粉色的,淡淡的,像晨光里天边的霞。花瓣薄薄的,软软的,边缘微微卷起,像少女的裙裾。露珠还挂在花瓣上,晶莹莹的,风一吹,便滚落下来,滴在叶子上。我凑近去闻,有一股淡淡的香气,不是玫瑰那样浓烈的,是清甜的,带着些青草的味道。这香气若有若无的,像远山的钟声,飘渺着,却沁人心脾。

沿着街走,月季的品种渐渐多了起来。有深红的,红得像要滴出血来;有橙黄的,黄得像秋天的柿子;有洁白的,白得像新落的雪。还有一种,花瓣是粉白的,边缘却染着一圈红,像是小姑娘脸上羞怯的酡红。每一朵都有每一朵的姿态。

我记得许多年前的杭州还不是这样的。那时候,街边多是梧桐、香樟,绿是绿的,却少了些色彩。不知从什么时候起,月季渐渐多了起来,先是在公园里,后来到了小区,再后来,整座城市都开满了。这些花,不择地方,不拣土壤,给一点阳光就灿烂,给一点雨水就滋润。它们就这样

◇七彩人生

上山采访那天早晨,风夹着一丝清冽的凉意,护林点两间朴素的砖房立在山腰的一片深绿里,老封坐在门槛上磕着鞋底的泥块,看到有人来,他咧开嘴笑了。

两间房,一间小房子是卧室,一张床,被褥叠得整整齐齐;另一间放巡山工具、生活用品和几大柜护林日志。窗台有只罐头瓶很显眼,里面装着小米。就在我取来细看时,一只灰褐色小鸟落到窗前,偏头看我,似乎并不怕人。

我好奇地问:“你养的鸟?”老封回:“野的。”小鸟吃了几口就飞走了。老封给我倒水,“有几只每天都来,直到天凉才走。”

简单收拾一下,我跟着老封去东沟。那段路从山腰向上有成片的落叶松林,比周围的杂木林更整齐有生机,老封说这就是封山育林后一棵棵补种的。

老封巡视非常认真,哪棵树被风刮倒了、折弯了,哪片草丛里藏着一个烟头,哪里多了一条模糊的新路,都会仔细查看。他弯下腰从落叶里捡起一块碎玻璃,哪怕只有指头大小,也会小心装在随身的袋子里。“这么小的东西也要捡?”我不禁问道。他拈起玻璃片,“山火不怕东西小,遇上天干物燥的时候,太阳一晒,这点玻璃就能聚光点着火。”

老封年轻时是林场伐木工,后来国家实行封山育林,伐木队原地解散,队里兄弟各奔东西,有人下山做买卖,有人到城里打工,只有老封留下做了护林员。我打趣他:“前半辈子砍树,后半辈子护树。”老封笑说:“年轻时砍树是为了吃饭,没办法,现在守着它们图个心安。”

林子里隐隐传来几声鸟叫,声音短促、凄厉。老封侧

我也有支“闹娥金钗”

[张掖]张爱玲

平安的彩头,给这么可爱的小姑娘买一个吧。外婆笑着付了钱,亲手为我插在发间。我顶着这支金钗,笑得眉眼弯弯,连走路都小心翼翼,生怕碰坏了这“稀世珍宝”。

这支“闹娥金钗”是我的心头好。我把它放在妈妈为我准备的小木盒里,盒子里垫着粉色的绒布,每次拿出来,都要先擦干净手,轻轻捏着钗柄,看“玉娥”的翅膀在光下泛着温柔的光。想戴着去学校,又怕同学说我显摆。只有逢年过节时才舍得让它在发间停留片刻。有一次,我的小五哥偷偷打开想看,我急得去抢,“金钗”不小心摔在地上,珍珠坠子磕了一点小缺口。我坐在地上哭了好久,妈妈笑着哄我,说“破了也是独一份的”,又带着我去找老匠人修,虽没恢复如初,却让这支“闹娥金钗”多了一道专属的印记。

长大后尤其是结婚购买首饰时,见过很多精致首饰,金的、银的、玉的,都比这支“闹娥金钗”贵重百倍,却始终不及它让我心动。它陪着我从童年到中年,见证了我的欢喜与小委屈,木盒换了好几个模样,垫布洗得褪了色。它的珐琅淡了些,暖金的光泽也因时光的摩挲而多了几分温润。

每次整理衣柜看到它,总能想起元宵夜的红灯笼,外婆温暖的手掌,还有老匠人慢悠悠的敲打声,那些细碎的美好,都凝在这支小小的钗里,轻轻触碰,便满是温柔的回忆。

绿化带里的月季花

[杭州]杨剑横

静静地开在路边,开在每一个寻常的角落,不声不响的,却把整座城市都点亮了。

走到高架桥下,这里的月季开得尤其好。钢筋混凝土的桥墩,灰扑扑的,可月季的藤蔓爬上去,绿叶覆上去,红花缀上去,竟把那冰冷的混凝土也衬得温柔了。车子从桥上驶过,轰轰的,月季却在风里轻轻摇曳,不惊不乍。

这倒让我想起了南宋的临安。那时的杭州,也是处处花开的。陆游有诗云:“小楼一夜听春雨,深巷明朝卖杏花。”那时的花,是要卖的,是城里人的雅趣。而今的花,却是公共的,是每一个人的。不论你是住在别墅里的,还是挤在出租屋里的,推开窗,都能看见这一片绯红;走出门,都能闻到这一缕清香。

日头渐渐高了,光影从斜变直,又从直变斜。黄昏时分,我又走过那条小街。夕阳的光是金色的,暖暖的,洒在花瓣上,给月季镀了一层金边。这时候的花,比清晨的更艳了,更浓了,像要燃烧起来似的。

夜色渐渐浓了,路灯亮起来。月季在灯光下,又是另一番模样。花朵朦朦胧胧的,像隔着一层薄纱;香气却更浓了,丝丝缕缕的,在夜风里飘散。远处传来广场舞的音乐,隐约的,和花香混在一起,竟有一种奇异的和谐。这就是杭州的夜了,热闹着,又安静着;俗常着,又诗意着。

守山人

[连云港]王梦灵

耳聆听,辨认一下方向,脚一转拐进灌木丛。我紧跟着他,循着声看见两棵小松树之间挂着一张细网,网里有只很小的鸟儿挣扎着。老封小心靠近,从衣兜取出小刀,用刀尖轻柔地挑开缠在小鸟腿上的丝线,小鸟似乎也懂了,停止挣扎。老封割断丝线,把小鸟放在松软的腐殖土上。小鸟愣愣地走了几步,扑棱着飞向密林深处。

整张捕鸟网被老封取下来,熟练地卷成一团,塞进他的布袋——那里面已经有不少玻璃片、铁钉、钢丝,还有一只锈迹斑驳的兽夹,这些都是他巡山收获的战利品。

中午回到护林点,老封从屋后拔了一把野葱,加了两个鸡蛋,煮了一锅热气腾腾的面条。吃饭时我问他:“什么时候退休?”他说:“去年就到时间了。林场招了新人,想让我帮忙带两年,交代清楚给接班人,哪条山沟风大,哪块草坡易着火,哪里有啄木鸟做窝,教明白我才能安心退休。”

傍晚山里的光线散得特别快,远处山峦的轮廓由清晰变模糊,一层层地融进暮色,护林点门前小片空地上仍然保留着天空最后一缕光,那只灰褐色的小鸟又飞回来,没有吃米,在窗台站了一会就飞走了。

下山时我回头望去,小屋就像一颗石子,嵌入无边无际的绿;更远处,群山无言,雄浑宁静。



扫描二维码,敬请关注本报专副刊公众微信号“B座西窗”,也可在微信“添加朋友”中“查找公众号”,搜索“B座西窗”或微信号“bzuoxichuang”。